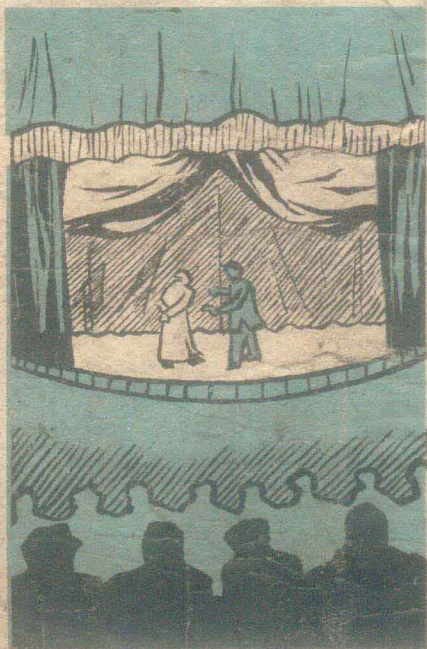


# 結果怎麼樣？

青年知識叢書之三  
哈市道裏店聯集體創作  
劉青筆錄



東北書店印行

# 結果怎樣？

哈爾濱市道裏店集體創作

劉青筆錄

東北書店印行

149

---

## 結果怎麼樣？

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
| 集體作者  | 哈市道裏店聯  |
| 創作錄者  | 劉青      |
| 出版者   | 東北書店    |
| 發行印刷者 | 東北書店印刷廠 |

---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總店 | 濟陽市馬路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分店 | 濟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<br>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平、<br>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、大連。 |

---

1949. 6. 初版 長. 1—6,000.

# 結果怎麼樣？

哈市道裏店聯集體創作  
劉青筆錄

## （一幕兩場話劇）

時間：一九四八年夏季。

地點：哈爾濱某五金商店

人物：

孫經理（四十三歲，五金商店的經理，外號孫小鬼）。

孫太太（三十六歲，孫的太太）。

杜先生（三十五歲，孫的賬房先生）。

王忠實（二十二歲，進步店員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，政治覺悟比較

高，工作有辦法）。

任德財（二十歲，思想比較落後，其實是老實忠厚，怕事胆小，爲了養

家所以對錢上很使勁)。

王 母 (五十歲，王忠實的母親)。

曲同志 (某鐵路局的採買人員)。

小 張 (孫的小夥計，十五歲)。

李師夫 (孫的廚夫)。

張同志 (稅務局)。

韓經理、田經理、關經理。

## 第一場

開幕時，舞台右邊，只有一門，玻璃上有反的紅色『經理室』三字，靠着門的左邊有一窗戶，掛着漂亮的窗簾；舞台左邊，有一門通經理寢室，掛着門簾，靠着右門有一方桌，上面有些零星東西；中間有一套沙發，靠右邊門有一張辦公桌，放着賬、電話。開幕時，舞台是黑暗的，只有右邊門裏有燈光，有搬東西的聲音；一會，孫經理上，在門旁把電燈打開，向外面說話。

孫：都進來吧，快把燈閉啦。（燈滅。太、任、杜上）輕點輕點。

太：啊呀，可鬆心啦。（到屋裏去了）

孫：趕緊找個條帚來，給杜先生掃掃。

太：嗯……。（下）

孫：這回可放心啦。杜先生！你看行嗎？

杜：行、行、行，若不這樣的話，說不定把貨都叫政府給沒收去。（急）

孫：是啊！政府他能叫咱們貨物登記，咱們就能把貨物藏起來，反正走了葫蘆不賣油。

杜：對、對，這樣一來，政府怎麼的也玩不過咱們。

孫：那還用說啦，僞滿日本統治那麼厲害，我老孫一樣和他搗鬼；現在不是發展工商業嗎，那我的買賣愛怎麼幹就怎麼幹。

杜：萬一叫政府查出來，還有寬大政策跟着呢！

孫：政府倒好對付，可是我想起咱們那個進步人士……唉！一提起來就頭痛。

杜：你說王忠實嗎？

孫：是啊，不是他還有誰呢。那個王老爺明天就回來啦，不然爲什麼三更半夜的幹這個做什麼。

杜：唉，可不是，年頭真是變啦，上邊有政府，下邊有店員，真是兩頭受氣。

(太上)

太：來，我給你們掃掃。

孫：先給杜先生掃掃吧。

杜：行、行，我個人自己掃吧。

孫：(一面替杜掃，一面對任說) 噯，你還不睡覺去，在這站着幹什麼？

任：我尋思還有事呢。沒事啦，我睡覺去啦。(剛要走)

孫：噯噯，回來！怎麼你好像沒睡醒似的，一點精神都沒有。

任：幹什麼？

孫：今天咱們辦的事，就是咱們這幾個人知道，其他的人誰也不要叫他知道；

告訴你，若是走了風，連你也好不了！

任：知道了。(又要走)

孫：噯噯，等等！明天王忠實就要回來了，我以前囑咐你的話，你千萬要記

住：你別和他接近，他叫八路迷魂藥給迷住了，你和他接近當不了也把你傳染上，那時候可別說我心狠啊，我就叫你回家吃去，我看你一家老少怎麼過吧。

任：知道了。（又要走）

孫：回來，我還沒說完，你着什麼急。

任：我當完啦呢。

孫：你呀好好的幹吧，聽我的話。你也挺老實的。我還是那句話：你也不小啦，也該成家啦，等將來有合適的，我給你說個媳婦；再說，等買賣做好了，反正肉肥湯也肥，肉爛了在鍋底裏，還能虧着你啦。

任：是啊，我也知道啊。

孫：只要你能聽我的話，不和王忠實一樣，有什麼難事，我都給你想辦法。

任：好，那我……。

孫：你怎麼的？睡覺去吧！小心點，別叫別人看見；我告訴你的話別忘了。去吧，去吧。

任：經理……我……。



孫：你怎麼……。

任：我媽……病了……。

孫：啊，病啦，趕快請先生看看去。

任：家裏沒有錢哪。

孫：你怎麼不早說。

任：我頭三天不是和你說過一回來嗎？

孫：啊，說啦，我怎麼忘啦。

任：那麼，現在可以借點給我吧。

孫：啊，這個……咱櫃上沒錢啊。喂，杜先生，櫃上是不是沒有錢？（做眼神）

杜：那有錢啊，昨天連電話費都沒給。

孫：好吧，等明天有現錢再給你吧。

任：那……。

孫：行啦，別囉嗦啦，快睡覺去吧，明天再說吧。

（任下）

太：給你手巾擦擦手。（孫接過）你剛才怎麼說給任德財錢啊？

孫：你懂得什麼，不得不應付應付。

杜：任德財還不錯，比王忠實好的多。

孫：要是王忠實，我也不能這麼辦呀。任德財這個樣的，就得這樣：打他一巴掌，完事給個甜棗吃，就行啦。

杜：不過，咱們也得想個長久辦法，把王忠實治倒了才好；不然，老是這樣躲他，也不是事，天長日久在櫃上也是塊病呀。

孫：噯，真沒有辦法，白天夜裏操這麼大的心，叫王忠實算把我給治熊啦。

太：哼，我才不信就沒有辦法。

孫：有什麼辦法。這個傢伙生鐵不吃鋼，軟硬不吃，給他說媳婦，他也不要；給他漲工資，他還問我為什麼要單給他一個人漲。你說彆扭不彆扭。

太：哼，還是辦法沒想到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有勢能使人磕頭，就他這個小孩芽子就治不了？

孫：你不知道，軟的什麼好話我都說過啦，硬的他也不怕，現在他又參加什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，這樣一來，更他媽的王八吃秤錘，鐵了心啦。

杜：聽說還是個什麼幹部呢？

太：叫你們這樣一說完啦，僱夥計好像僱個爹來家似的，還沒辦法呢，趁早把他打發回家就算啦。

孫：不行，現在不是那時候了，沒有理由不能隨便算人。

太：那叫你這麼說是沒法治了呢？

杜：可不是，這次學習回來，還不知又得怎麼樣呢。

孫：所以呀，我就愁呢，怎麼辦好呢？

杜：啊……。

太：馬上先想出一個小辦法來，一步一步走吧，總比沒辦法強。

孫：嚟，對！最好先能想法叫他退出店聯，以後我就有辦法啦。

杜：那還用說啦，可是要叫他退出店聯比上天還難。

孫：我早就想出辦法來了。這個辦法我尋思過好些日子，不知行不行？

太：什麼辦法？

孫：來，來。（咬耳朵）

杜：好……行……。

太：我不去，他們埋里埋汰的格厭人。

孫：哎，這不是爲了咱們好嗎？也不是叫你常去，也不過是一回兩回的。

太：一回兩回也不去，爲什麼非叫我去呢，別人去不行。

孫：得、得、得啦。好太太，好太太，別人去怕走了風，我們那能叫他們去呀，你就委屈一點吧，等事成了，以後一定重謝。

太：那……。

孫：好啦，就這樣辦吧。時候不早啦，睡覺吧。

杜：好吧。

孫：哎，給曲同志買的滾珠找妥了沒有？

杜：妥了，妥了。咱們是花四十五萬一個，一共是買了八個。

孫：咱們賣給他們……三百萬一個，怎麼樣？

杜：對，不多，不多。

孫：這個年頭不掙點誰幹呀，尤其是賣給政府更得多掙點。

杜：可是他們要是說貴怎麼辦呀。

孫：哎……就說是外找的，還是有朋友情面在這裏頭；再有，他一來你就趕快陪他出去吃點喝點，再找個地方玩玩……就行了唄。

杜：你不說我倒忘了，可是明天早晨去取貨，家裏現錢不夠呀。

孫：嘔……咱們藏起來的鋸條還有幾羅。

杜：就剩四羅啦，頂多才能賣二百四十萬，也不够啊。

孫：還差一百多萬，那從帳上支出一筆日用帳，就說是買糧用，這不就行了嗎。

杜：前天剛支了一筆買糧了。

孫：你不會再出一筆買煤或是買枰子，稅務局還能查查你的煤是多少，枰子又是多少。

杜：好……。

太：啊喲，那樣一來，本錢不是越來越小嗎？

孫：你們老娘們家懂得什麼，本錢越少越好，他們來查賬看見買賣不掙錢，稅也是少納；再說本錢都支完了，我他媽就黃。

太：黃了……黃了咱們吃什麼。

孫：你就好像餓死鬼托生的，先講吃，咱們表面上是賠賬黃了，暗地裏是掙錢，正好黃了以後把所有參加店聯的店員都不用，我好再開市，用一些不

參加店聯的店員，那時候我辦什麼事也省得偷偷摸摸的。

杜：對，這個方子好，這個方子好，誰也不知道。

太：鬧了半天買賣家是有這些些道道。

孫：你當當經理的腦袋瓜就那樣簡單。（太、杜都笑）哎，昨天買的肉和小雞都吃完了沒有？

太：沒有……還有不少呢。

孫：好，我餓了，……你去做些，咱們先吃了，省得留到明天王忠實回來吃了還不算，背不住還得叫他訓一頓呢。

太：對，我早就想了，現在我去做。

孫：可是別做多了，做多了吃不了怎麼辦哪！

杜：吃不了……扔了也不給他留着。

太：扔了？那能扔了，我豁上撐死，也把它都吃了，一點也叫他撈不着。

孫：對，……去吧。（外邊有聲音，窗戶上有了燈亮。）

太：啊喲，走，來人了。

孫：別說話，大師夫起來了，我們趕快各人先回屋，快快。（燈閉下）

第二場

開幕時間是當天上午十點多鐘；經理坐在辦公桌上算賬。

孫：哦，王忠實回來了。

王：（態度溫和的）回來了，經理。

孫：你吃飯啦？若不叫大師夫給你做點。

王：（謙遜）不用……一會開飯，再一塊吃吧。

孫：學習了多少天，都學習些什麼？

王：學習有一個月，都學習了文化政治。

孫：好！有進步吧？（代答）一定有，一定有。

王：比不學習強呵，長見識呵。

孫：真不錯，學習挺好，好像上學一樣，也不化費，也不挨打。住的房子吧，不化錢……什麼什麼都挺好，就是不能一輩子管飯，若是一輩子管飯就好啦。

王：在民主政府下，不勞動是誰也不能活着，店聯又不是養老院。

孫：這……

（杜、曲上）

杜：來吧來吧，我們經理在屋裏，請裏屋坐。

曲：好，好。

杜：經理，曲同志來了。

孫：噢，曲同志來了，請坐請坐，倒水倒水。（王忙着給倒水）這兩天忙的够

噲。

杜：抽煙抽煙，吃飯沒有？

曲：吃啦。

孫：那能吃了呢，一會杜先生陪着到外邊吃點吧。曲同志，貨買的怎麼樣啦？

買齊了嗎？別的貨，我們可以幫助找一找。

曲：差不多了。孫經理，滾珠搞着沒有？

孫：啊喲，真費了好大勁啦！才算湊齊了。曲同志！錯過是你，若是別人，說什麼也不能給他買呀。我們也不掙錢，白跑腿；你買不到的話，回去了，不好向上級交待，我可是完全都是爲了你，老朋友了，有事那能不幫呢，



別說不掙錢呀，就是賠點也沒關係，咱們也不在這一回，下一回曲同志多照顧點就有了。

曲：那可得謝謝。

孫：別客氣，別客氣，誰和誰。

杜：我們經理就是好交朋友，曲同志！我們經理是有名的海交。要不信，你就到街面上打聽打聽。

孫：是啊！我們這個買賣不像別的家，尤其是政府來買東西，特別少算；沒有貨，還幫着外找，所以我們這個買賣不掙錢，就是這個原因。

曲：好，把滾珠拿來看吧。

孫：杜先生，叫他們拿來吧。

杜：好好。任德財！把滾珠拿過來。

孫：曲同志，貨買的不大離了，你也有時間啦，一會出去找地場玩玩，到了哈爾濱也蹦蹦跳跳。

曲：不啦，忙的很。

(任上)